

发现之旅

探寻黄河文明

李雪梅 主编

中国国家地理丛书

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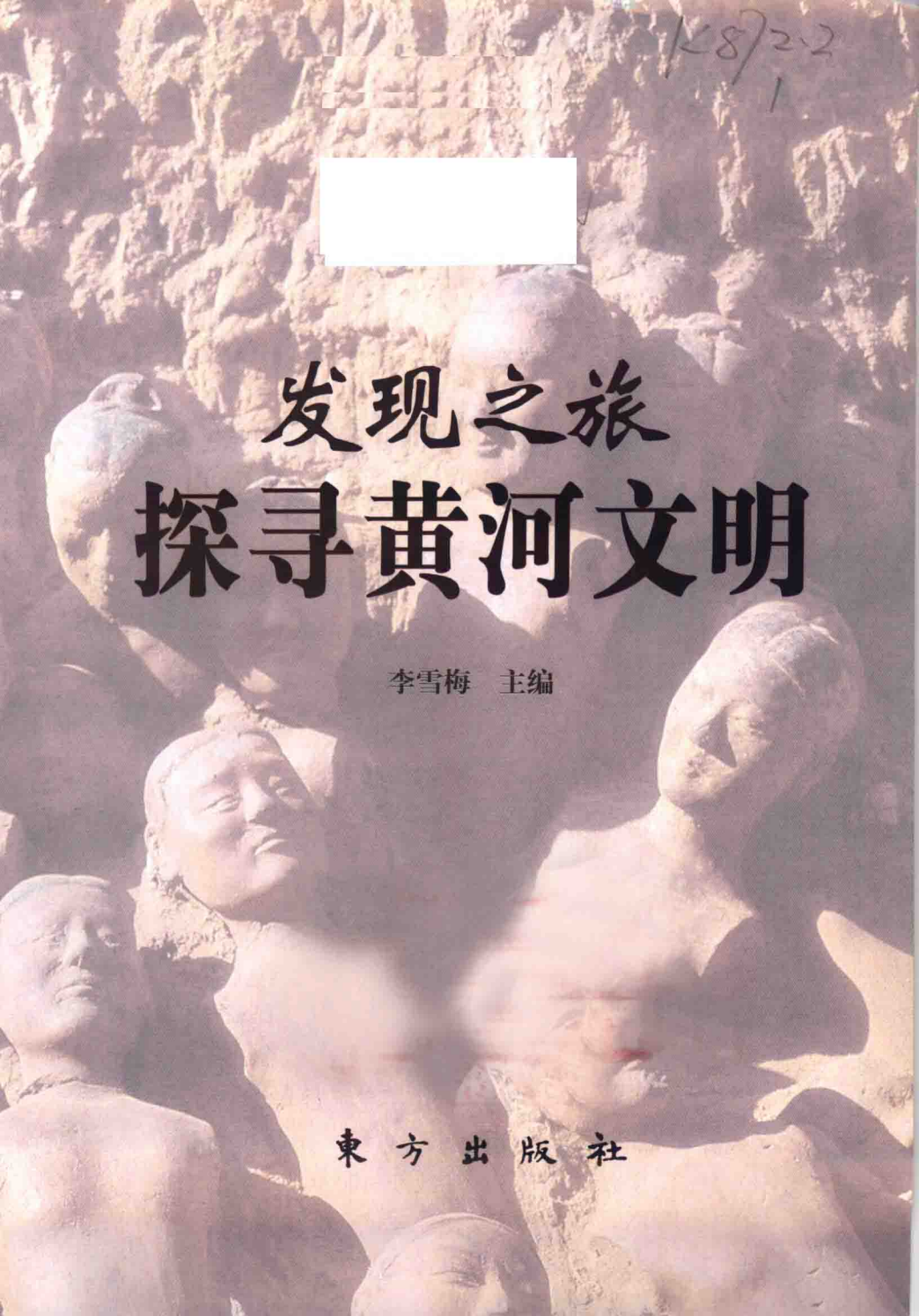
K8/2-2
1



发现之旅 探寻黄河文明

李雪梅 主编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李 晟

地图制作：陈 云 陈俊华 王 岩

责任校对：王德辉 陆凤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寻黄河文明

李雪梅 主编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04 年 4 月

发现之旅 丛书 / 主编

ISBN 7-5060-1862-4

I .发… II .李… III .黄河流域-文物-考古 IV .K8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096 号

探寻黄河文明

TANXUN HUANGHE WENMING

李雪梅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廊坊市光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 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8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60-1862-4 定价：45.00 元

中国永远是新的

我说中国永远是新的，不是指中国在发展和变化，因此中国永远是新的，而是说我们的思想观念在变化，因此即使中国没变，但我们变了，那么中国在我们的眼中，也会常变常新。

比如说中国的历史，就总是在变。有哲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如果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些史料的堆积和考据，那么这样的历史当然不是当代史，这样的历史对今天也没有什么帮助和意义，但如果我们把历史当成是思考和判断，看作是对现实的应答和由现实引发的思考，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认识历史，许多人认为我们认识的就是历史事实本身，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认识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进行的，尤其是要靠我们的意志和意向来组织和推动的。这就是说我们认识历史并不是直接地接触历史本身，而是通过中介进行的，这个中介就是语言和思想。实际上我们思考历史，就是在思考语言和思想，因为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总是因时、因人、因事而异的，因此这时的历史必然是当代史。

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正是时代精神的见证：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那个时候的时代精神是：否定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那时的文化精英：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等，无不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鼓吹西化为荣，剩下两个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辜鸿铭、林纾等，形单影只，他们的声音真是孤鸿鸣（辜鸿铭）。

当时的那种时代精神体现在历史学领域，就是一种疑古精神，就是一种对中国历史典籍的怀疑和否定，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顾颉刚在其1923年发表的《古史辨》中，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提出质疑，认为它们是伪书，比如他认为《老子》一书根本就不是战国时老子所著，而是汉代人所伪造，对《史记》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其真实性也提出否定，顾颉刚还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虫。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早期流传下来的古籍多半被判定为不可信。尤为严重的是，这种怀疑精神导致中国可信的历史大大地缩短了，充其量也就是两千多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疑古成为一种运动，是非常主流的。今天看来，疑古在当时之所以能成为时尚，主要是因为时代背景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文化，更不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是两个字：吃人。同样也是鲁迅说，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要看。可见当时的文化精英们与传统决裂的决绝。

可以设想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历史领域盛行的只能是疑古和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决不会来一个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的目的是通

过一系列的研究和考证要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再推进几千年，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是名副其实的五千年，这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基础上的。这只有在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经济发展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初都是不可能的。那时风靡一时的是一部叫《河殇》的电视政论片，片子的主要观点是呼唤来自西方的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否定中国传统的黄土色的农耕文明，这情形与当年的五四并无二致。

这就是历史，历史是根据人的意志和需要来认识和解释的。关于中华文明，过去一直是黄河文明论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黄河流域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统治中心，中国古代汉民族的首都一直是在黄河流域。随着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文明的崛起，尤其是近代以来这一带经济地位的上升，甚至超越了黄河流域，因此关于长江文明的考古和发掘越来越多，长江文明越来越获得了话语权，因此中华文明就成为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双主题的交响合奏。

其实把中华文明仅仅看作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双主题的合奏，也并不一定符合历史的实际，这仍然是对历史若干解释中的一种，也仅仅是一种当代史，或是谁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的表现。如这种历史观就忽略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对构建中华文明的历史作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曾经对中国的历史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如胡人、羌、党项、柔然……等等。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曾经统治着黄河以北的中国，西夏、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曾是北方中国的管理者，更不用说蒙古人曾经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元帝国。这些少数民族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在我们的历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

关于怎样看待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也就是史前史，同样有一个关注以往所忽略的地区的问题，我们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有所了解，但我们对出现在台湾地区、青藏高原等边远地区的史前文化却不知一二。

关于青铜文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原的介绍多多，诸如殷商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等，其实中原之外的地区也有着辉煌的青铜文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蜀国的青铜器，想象奇特、造型诡谲，其艺术和技术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原的青铜器；在云南滇池周边发现的古滇国的青铜文明，也是中华青铜艺术的瑰丽奇葩，其中的铜鼓艺术源远流长，其影响广布整个东南亚地区。

这些事实说明，每当时代被赋予了新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历史中发现新的东西。不仅历史如此，我们对自然景观的认识也同样如此，那些在古代被认为蛮荒瘴疠之地的边远地区，今天正在成为旅游的胜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曾经是艰难困苦的象征，如今这里被称为九寨天堂、人间胜境。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永远是新的。我们编辑这套《发现之旅》丛书，目的就是让人们永远看到一个新的中国。

单之蔷

考古的魅力

距离产生美感，遥远的历史赋予那些失落在时间长河中的古老文明以神秘和美丽。历史是有生命力的，他兴起衰落，循环往复。而有生命力的历史，展现的不仅仅是动人的美丽，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悲怆。历史也是一位洞穿尘世并具有亲和力的智者，在阅历了无数文明的兴起、辉煌、消亡和起伏跌宕后，他已变得缄默无语，以致我们所了解的真实的历史，竟是只言片语般地零碎。

而考古正是为发现历史的美丽与震撼，同时也为梳理头绪纷繁的失落文明，当然还要厘清甚至修正在人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的传统历史观。

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层出不穷的重大考古发现，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过去已有的历史知识已被相继否定，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需要重新书写。

在漫漫几千年的时空舞台上，古文明的缔造者们上演了一幕幕或威武雄壮或缠绵悱恻的故事，只是这些陈年往事由于缺少文字的记载，早已化为无法捕捉的云烟。

曾经辉煌的文明被岁月风尘涤荡得支离破碎，破土而出的古代器物，却成为人们破译那些失落文明的珍贵线索。那些见证了先人们喜怒哀愁的彩绘陶片、鼎彝刀剑、琳琅玉佩，如今已成为珍贵的文明碎片，被考古学家耐心地拼合、复原，并由此窥视古文明的原貌。

也许是因为充满太多的未知，而又能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考古吸引人；

也或许因为它不仅让人欣赏到历史的美丽与震撼，更可触摸到久逝的文明，考古打动人。

许多人视考古为枯燥、为深奥，而我们努力将枯燥变为生动鲜活，将深奥化为切身的体验和引人入胜的描述。

在无数有趣的考古故事中，我们发现，许多古文明的再现，都是偶然中贯穿着必然。



在历史的迷途中摸索，在平淡和枯燥中坚持，我们可以感受到考古专家、历史学者的睿智与崇高。

河流是缔造文明的血脉。横亘在东方大地上的黄河、长江，演奏了中华两河文明的交响曲。《探寻黄河文明》一书以黄河为经，时间为纬，展示出黄河流域古文明孕育和成长的基本面貌。在史前文明中，青海喇家村惨烈的洪水灾难，将人类童年时期面对自然灾害的无助展现无遗。进入少年阶段的夏商周，历时5年的断代工程为中华早期文明重新填写了一份“履历表”。盗墓者遗漏的地下瑰宝——滕州前掌大商墓，3000年前的百科全书——甲骨文，使这一时期所特有的诡秘与个性张扬得以充分暴露。在青春勃发的大汉帝国，令人震惊的洛阳汉墓，堪与秦兵马俑媲美的汉阳陵，大保当汉墓中色彩鲜艳的画像砖，又让人耳濡目染两汉时代震撼人心的威严与节律。这之后还有沉稳大气而又多姿多彩的唐宋明清。从黄土高原上的盛唐遗韵，到中原故地上的文宋华彩，以及我们触手可及的明清胜迹，已将黄河文明的质朴与绝代风华，展现无遗。

《探寻黄河文明》就是这样一部让人身临其境的“考古文化之旅”，它将展现形象生动、同时也最具生命力的东方历史长卷。在《探寻黄河文明》之后，《发现之旅》丛书还将推出“长江文明”、“消失的文明”以及“文明的融合”等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中华文明风貌的图书。毕竟，中国厚重悠长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惊奇、美丽与遗憾。楼兰、精绝古国，敦煌、古格文明，在不同的地域和时间上演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交响乐章。玉石之路、大海道、茶马古道，还有无以计数的石窟造像，又见证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与创新，使中华文明得以吐故纳新、流光溢彩。

我们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历年登载的“考古与发现”文章进行分类后重新编辑加工，使它们的体例有所统一，前后有一定的连贯性，以有助于读者对不同地区文明进程的总体把握和不同文明交互作用重要性的认识。但限于篇幅，还有很多的篇章没能容纳，如史前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红山文化，还有历史和考古都无法跳开的青铜时代、漆器文明，以及缔造中华统一版图的大秦帝国，甚至那些遥无踪影的古国与古民族，如夜郎、匈奴、突厥、渤海等等。

正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自1998年改版以来的“考古与发现”报道那样，它经历了由少至多，由随机到有序的发展过程，以致今天已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特色品牌栏目。而我们的《发现之旅》丛书，也将秉承其一贯的宗旨，以生动的文字、精美的图片、不可或缺的地图及富有创意的绘画，为读者感受神奇并最具厚度的时光之旅提供便利。我们相信，探寻文明兴衰的发现之旅，在给人以大气磅礴的精神体验的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现在所享有的文明的珍视，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李雪梅

目 录

序

- 中国永远是新的 单之蔷
考古的魅力 李雪梅

迷幻童年

- 洪水面前的无助——青海喇家村史前灾难考古 4
童年的中国——龙山时代 12
盗墓者遗漏的地下瑰宝——滕州前掌大商墓 30
甲骨文——三千年前的百科全书 42
为中国文明填写一份履历表——夏商周断代工程 52

大汉雄风

- 诸侯王墓之最——洛庄汉墓 74
汉阳陵——堪与“秦兵马俑”媲美的考古大发现 88
芒砀山地下宫殿群——梁王陵追踪 102
刻绘在石头上的历史——大保当汉墓 112

盛唐遗韵

- 袄教在中原——太原虞弘墓展示中西亚风情 122
去西安寻 5000 年的文明 134

文宋华彩

- 黄河与开封的游戏——“城摞城”揭秘 178
探寻汝窑 50 年 198

明清胜迹

- 京都浮华两千年——地图上的北京城市规划 210
幕后故宫 222
故宫文物南迁 238
避暑山庄给长城画句号 252
“重现”圆明园 266

迷 幻 童 年



发现之旅

探寻黄河文明





洪水面前的无助

青海喇家村史前灾难考古

在中外考古中，史前灾难遗迹非常罕见。而在青海黄河岸边发现的一处4000年前的遗迹中，一种类似“庞贝”的灾难性场面出现了，其中母亲以身佑子的情景慑人心魄。它再一次表明古代人类在洪水等突发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同时也为研究黄河与黄河文明提供了难得的科学资料。

考古是将人类记忆中久已忘却或已然模糊的往事，通过寻找真凭实据进行确认的学问

考古对大众而言是神秘而又新鲜的，有人干脆将考古理解为寻宝，那考古学家就成了寻宝人了。关于考古学的定义，每一个考古学家的见解不一定完全相同。对大众来说，考古就是考古学家将人类自己记忆中久已忘却或已然模糊的往事，通过寻找到真凭实据进行证实的学问。它与历史学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家是将那些在故纸堆上编撰的历史说给你听，而考古学家是将真实的历史展示在你的面前，不仅看得见，而且还摸得着。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发现的每一件古物，不论是金是石，也不论是木是陶，都是宝。同样，不论是满藏瑰宝的墓穴，

还是断壁残垣的废墟，也都是宝。这些已然消逝的过去，都是考古学家用心寻找的目标。

1998年仲秋，在半个多月的考察时间里，考古队踏勘了10多处古文化遗址，想在这些遗址中作筛选发掘。在一个秋雨纷纷的日子，队员们到了青海东南隅黄河岸边一个不大的盆地——民和官亭盆地。这一带过去发现了数十处古文化遗址，有的时代可以早到仰韶文化时期（6000年前），数量最多的是新石器晚期的齐家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其中一处最让人看好的，是曾出土有重型礼仪性玉器的喇家村遗址。

考古队不仅将在这个挂在黄河边的小盆地里查考中国麦作传播的途径，探寻早期冶金技术产生的过程，考察大西北古环境与人文间的契合机制，揭示早期文明在西部高原的发达程度，还要寻找中国彩陶与西方的联系及早期中外文化交往的证据。一个规模并不大的考古发掘就这样开始了。

在考古队一天紧似一天的探查中，村民们开始感觉到，这方土地也许真有什么他们弄不明白的特别之处

曾出土新石器时代重型礼仪玉器的喇家村遗址，位于青海民和县南部黄河北岸二级阶地前端。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边缘，海拔相对较低，气候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村前舒缓的黄河水在宽阔的河床流过，阶地上林木苍翠，麦浪起伏，是大西北少见的富庶之地。喇家村现在是一座有400口人的土族村子，村民们厚重的院墙就沉沉地叠压在古老的遗址上，在田地间和沟渠里，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石器。就连那些干打垒的厚墙里，也包容着许多的陶器碎片，有时还夹杂着石器和玉料等。穿行其间，就好像旅行在时空隧道，进入到4000多年前先人的世界。

喇家村遗址因早年出土齐家文化大型玉璧和玉刀而被发现，许多这样的重器都在商潮中悄无声息地流失了。一个当年的顽童，而今已长成壮年的汉子，得意洋洋地说，他儿时就拿着这些随地拾得的玉璧作滚环满村玩耍。也正是这古时的礼仪重器、现代的昂贵玩具，将考



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和玉璧（左）

古队的注意力引导到了这座古代遗址上。

在很多喇家村村民的家中，都可以访得他们收藏的古物；几件保存完好的陶器可能就放在院子的角落里，几件磨光石器也可能作为家珍压在抽屉底层。村民但凡动土，都会有古物出现，他们见惯了，祖祖辈辈没有觉得脚下的这方土地有什么不同。考古队来了，安营扎寨，在我们一天紧似一天的探查中，村民们开始感觉到，这方土地也许真有什么他们弄不明白的特别之处。

这一幕已封存了4000多年的悲剧，现在仍是令人惨不忍睹

1999年秋，在喇家村遗址进行了一次小规模의试探性发掘，意外发现一段深且宽的壕沟。据初步钻探和发掘得知，这是一处前所未有的掘有宽大环壕的齐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内深埋着当时的一些房屋建筑，壕沟内外还有同时代的墓葬发现。对照遗址过去出土的一些重要器物，初步推断这里可能是一座史前时代的城堡，它也许是当时盆地里的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或许是一个小小王国的所在地。

在遗址另一处地点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些玉器和加工过的玉料。有理由相信，过去出土的大型玉器应当是在这里加工制作的。高超的

琢玉工艺，显示了这处遗址的研究价值，于是进一步的发掘又在酝酿之中。

2000年，综合考古活动进入到第二个年头，在喇家村遗址的发掘中，有了非常意外的发现。在遗址东北角高地，我们发掘出4座齐家文化房址。这些房址都是半地穴形状，保存的墙面不高，地面都抹有白灰面，这在当时应当是比较整洁的居所。这样的建筑在齐家文化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奇的是，其中3座房址内都发现有可能是意外死亡的人类遗骸！

在4号房址内，发现人骨多达14具。这是一座典型的齐家文化白灰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约14平方米，平面为方形，门朝北开，中心有圆形灶址。14具人骨一组组地呈不规则姿态分布在居住面上，他们有的匍匐在地，有的侧卧一旁，有的相拥而死，有的倒地而亡。中心灶址处一成年人两手举过头顶，双腿为弓步，死亡时身体还未完全着地。西南部有5人集中死在一处，他们多为年少的孩童，其中有一年长者似用双手护卫着身下的4人。5人或坐或倚或侧或仆，头颅聚拢在一起。让人顿生怜悯之心的是处在东墙壁下的一对母子，母亲倚墙跪坐地上，右手撑地，左手将一婴儿搂抱在怀中，脸颊紧贴在婴儿头顶上，婴儿双手紧搂着母亲的腰部。这一幕已封存了4000多年的悲剧，现在仍是令人惨不忍睹。



4号房址全景及其中的遗骸

这么多未成年人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家庭，他们当是应急躲避到了这座房子里，然而这房子成了他们共同的坟墓

在相距不过2米的3号房址中，也发现了一对可能在同一时间因同样原因死去的母子。两人死时的位置也是在房址的东墙边，母亲双膝着地跪在地上，臀部落坐在脚跟上，用双手搂抱着一幼儿，幼儿依偎怀中，双手也紧搂着母亲腰部。母亲脸面向上，颌部前伸，像是在祈求苍天赐与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在4号房址东面不远的7号房址中，也发现一对母子，母亲也是坐在地上，用她的身体保护着孩子，最终还是双双死于非命。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底是什么原因夺去了这许多无辜的生命？在随后所作的一次报告中是这样写的：喇家村遗址的这次发掘，发现了很难见到的史前时期一次大灾难的现场，让我们看到了4000多年前黄河长者以身佑子的深情，此情此景，慑人心魄。

我们自然还要问，在还没有发掘的其他大批房址中，会不会有更多的死不瞑目的遇难者？

这次在喇家村遗址房址中发现的这些死者，死时状态各异，年龄不同，以未成年人者居多。类似这样的遗迹，过去在中国境内的发掘中还不曾见到，在国外也鲜见报道。

考古队员在这几座房址周围反复查考，仔细思索。随着一些可以称得上重要的发现公诸于世，一串久已消逝的遥远故事在手铲下被重新连缀出来。

根据检测鉴定资料，死者的性别和年龄已大致清楚。3座房址内抱着孩子的长者都是女性，年龄都在30岁上下，她们应当就是孩子的母亲。4号房址母亲怀中的孩子只有1岁大小。3、4号房址的16人中，经鉴定确认为男性的只有3人，其中2人都在18岁以下，只有1人年过40岁。以4号房址而论，14人中有9个未成年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这么多未成年人，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家庭。他们当是应急躲避到了这座房子里，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这房子成了他们共同的坟墓。



4号房址中部的死者



4号房址中部的母与子

最有可能是一次特大洪水的侵袭夺去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

考古队在现场看到，在4号房址内，站在中间火灶部位的小伙子举起双手，像是要托起就要倒塌的房顶；门口的中年汉子像是要挡住汹涌而进的洪水，结果被冲倒在地；靠西壁是斜倚在地上的母亲，怀中是刚满周岁的婴儿；东南角有5人相拥在一起，有一位壮年人护卫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西北角也是5人在一起，除了在门口的那个中年男子外，其他4个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考古队通过对现场的推测，认为这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灾难，最有可能是一次特大洪水的侵袭夺去了这许多无辜者的生命。这一块地方依现在的地势看比较高，也许是当时躲避洪水的最后高地。设想有几个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成年人也许已被洪水吞没了。洪水大概来得非常凶猛，人们连抗拒的办法都还没有想出，灭顶之灾就降临了。从他们死亡的状态我们能想到他们绝望的表情。尤其是无可奈何的母亲，她们搂着自己的骨肉死去，悲楚之状，惨不忍睹。

北京大学环境考古学专家夏正楷教授应邀考察了喇家村遗址的古环境状况，他看到发掘出的几座房址内都充填有大量棕红色黏土层，中间还夹有波纹沙带，他认为这都是黄河泛滥的产物。他推测当洪水泛滥时，汹涌的洪峰冲上河边台地，涌进了当时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淹埋了滞留在房子中的妇女儿童。他在调查中发现，在整个官亭盆地

的黄河二级台地上，都有棕红色黏土层发育，这是黄河主流泛滥的结果，由此他推测盆地在距今4000—3000年前处于洪水多发期。夏先生以“东方的庞贝”来强调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这个发现不仅再一次表明古代人类在突变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也为研究黄河与黄河文明提供了难得的科学资料。

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生命的突然丧失不排除有宗教或其他原因

喇家村遗址可能就是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毁灭的。在这几座房址内还发现了10多件日常用的陶器，还有中型的玉璧等礼器及石器和骨器等。从一些迹象分析，这个遗址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原始村寨，从出土的大型石磬和玉刀、玉璧就可以得出这个初步的结论。

在民和县博物馆里，考古队员仔细观摹着喇家村遗址出土的大型玉刀和玉璧，想像着它们的主人的威严。据发现这些玉器的村民们说，有时在一个死者的身上就发现这样的玉璧多件，这让人很自然地想起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的类似发现，说明他们之间曾筑造过类似的精神家园，有着相同的宗教仪式，所以就有形状相同的一些玉礼器。这些玉礼器的主人，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通神的法力，他们就是用这些精心雕琢的玉器，完成了沟通人与天地的隆重仪式。

在喇家村的一个农户家里，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大型石磬，



民和官亭盆地外景